寓林集

寓林集卷之二十一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議

駁麗劄東事議 係丁酉作

南海麗先生尚鴻天下慷慨有氣意人也嘗得其在京師上晉輔太宰書剛正不諱頃從蘇門楊先生得其上三院劄子似有深慮而中稍違情寔其劄曰東封背盟朝鮮告急舉朝以爲當援議調浙兵業有成命矣鴻獨以浙兵不當遣者三關白踪跡可疑者十

朝鮮不當援者五不肖以爲非然也夫浙第嘗論有兵無兵能遣不能遣謂不當遣非也夫浙所衛也嘗皆劍戟戈楯之卒以備衝禦何謂無兵無兵者謂有兵而不能御與㕥兵同浙之兵嘗弱矣乙卯倭奴焚掠以來胡總督合三省之鋭以盪之後稍練習浙兵浙兵遂稱強而頃者調援寧夏調守天津卒聞先登者屬浙兵然浙兵情時勢今曩不同往者自撫臣吳善言減餉致喋而氣横甚矣陰虎一時不敢詰折心柔下之迨西蜀張公從一切苟且之術名能安戢法

不盡伸也毎觀其陳衛出入輒數百人非有膽略人也後借宅名以縛其中猾愚而殺之中實未析也幸此輩謀本無鬬志東南無警渠亦自畏罪戻妻子相繫故稍稍帖也今恐不能旣恃曩時之驕又度中有事必待我而捍寧夏天津奔命勞苦無所告訴先登之功闇爲有勢者所攘未獲上賞意固懈矣以驕氣發懈志恐遣之未必爲用卽往亦不能無驛騷逗留之事叅戎而下恐亦不敢知然上受文吏奴隷而下不得不侵牟軍士非紈綺則市人非債帥則徂儈有

氣負者必不來居是官中間智略明信及驍勇絕技之將為羣下所推服者何人即有兵誰為之御平居猫鼠共臥一旦令從千里外赴鬬俾之用命此必不能所謂以兵同也有兵者第當論兵練習何若將能御兵赴命者何若兵若干人其本郡縣城守幾從遊擊將軍防汛幾可調遣救它方者幾倭來敵倭者幾令礦賊必發防礦者幾果可分力他援為上所指揮此謂有兵也又知今日之不能也天子通天下為身胸腹腰股隨所在痛以不致救不當有擇同室鄉鄰

第在守臣審力饒乏而應之無使失策釋浙倭礦慮
遙救朝鮮釋同室鬬赴鄰勢必不能不能則亾可遣
非可遣而拒以為不當且撫臣奉　天子威力控制
兵　天子左臂有急右臂不應　朝廷下尺一自撫
臣齮齕不受命始何以督下豈謂有法紀乎第今日
陳其難遣他日思可足遣與能遣之人自撫臣始夫
撫之為言非全用兵政謂能撫兵可無用非可無兵
而撫且官以軍門為名豈書生不知兵者稱是　朝
廷用人一切以資望推擢未聞思撫軍之稱論其可

者故今幾省撫臣五六告罷非彼退諉傷體實緣不任今日之辭猶賢于他日之敗第當明言臣才能可安常不能應卒不能有御兵術臣實以病不當托病解去與雍容日前雍容幸無事與托病解去之人衆愚所謂不能遣也其謂關白踪跡可疑十具昔是倪倪言之甚奇彼非疑關白疑朝鮮通結關白與否李沈陰謀啟中國此更不然朝鮮臣服中國久矣是外臣也無故何得生心愚即未涉朝鮮境然聞之人言其君臣國人皆文物詩酒養安耽歡樂人也本無逆

萌其無事與倭夷通市販往來情有之然定不與結
逆事在叵疑叵疑而猜之未能制倭又復外朝鮮今
更心生決不可也往者救朝鮮平壤王京之捷朝鮮
佩上德無算間爲我救援兵蹂踐凌掠甚而含怨者
亦憤憤今以王師救援名義又倭見侵迫勢必望救
我又度我必救故怨而叵叛若示以疑猜彼外苦倭
內憂中國疑而剪之又窺中國弱不足倚藉關白勢
横不得免兩面受斃而去可疑就可畏勢不得不折
而入于倭是我推臣與賊而翼其虎也今方併朝鮮

力制倭猶未能又復疑朝鮮疑而無制重以兩敵京師不大搖動乎使誠有疑第當壯本國謀有以制倭朝鮮何敢有他以疑而啓疑驅使附倭失策甚矣謂朝鮮不當援更非也書曰詢謀僉同又曰稽于衆夫朝鮮危則遼危遼左危則京師震搖此必然之勢舉朝知其必不可無援何得非之夫事有情無形衆目所不及見亦有利少害多衆人見不盡則我違衆不顧斷然去此今倭危朝鮮有形其不援則全害無利安得違衆論不援也且不當援一議不在今日發鑾

夷相攻不足以煩天子之使此言遠夷小攻不波及
我不足爲煩又蠻夷非臣屬者比臣屬矣何得無援
第始當度能援則援之不能第勵我封守令朝鮮自
爲禦而揚聲援我以伺其可不當輕發兵非不當援
今已援矣又云不當棄前德貽後禍深朝鮮怨恨迫
使入倭禍立見矣但今援之非策援朝鮮在經略得
人孫經略名義清矜之人非將材也始既輕遣之今
未聞無功方謀捍倭又以浮言輕去使無罪之人與
石並摧石反見原傷天下義士之氣雖有頗枚必不

爲用且近又添一督撫朝鮮之軍門尤大盭更將有變夫軍門第當以經略禦倭爲名使朝鮮得展其力以奉我而無猜今竟曰督朝鮮夫天王大夫加于列國諸侯之上今遣重臣臨督之盡國之君臣兵糧惟所控制一不當則爲逆天子命將置朝鮮君臣于何地彼方恐倭我又挾其國而王之與境内等彼虛王無權必且疑我竟欲有其國如是則名爲天王彼疑畏與外倭同而較近患將無謂附倭便是大危事也此所謂援之非人與非名不益且爲害非不當援也

乃所云聖王內順治而外威嚴今　朝廷可憂當百
倍于朝鮮今日之憂不在朝鮮而在蕭墻內則碓論
也嗟乎孰從而聽之本兵之愚餌　主上迷惑利害
甚于市猾而　主上不問也又似陰喜石而反速孫
九卿臺諫諸臣向極論石之欺誤卽不行猶屬有人
昨所會議公堂覆奏者無一威稜語遂使　主上覆
石而存之天下得無窺　朝廷危豈獨一關白誤豈
獨一石星乎眞蕭墻之憂也復以浙兵論卽強可遣
然昔何以弱而敗今何以彊而勝昔安常今屢經兵

革昔不習今習亦猶越之君子六千同前亾而後霸存乎嘗辛苦練習今督撫而下諸叅戎偏裨各令舉所知勇略技能人必不能舉姓字其侵牟則不令而齊何以調遣使用命若各以智能控御不相侵漁無減餉無混功罪則此方有兵可用彼方無兵者可遣使救也方方有兵方方皆可遣心手相識指臂相使又無事遣也舉浙而天下兵可知也世固不易得遣兵者然誰爲擇將帥材而遣遣兵者乎所謂蕭墻之憂也天生英雄不盡諸葛之材猶曰集思廣益愿公

三哺三握下白屋之士愚安得以白屋而置杞人之憂舟中無事又因龐先生劄子漫論之以爲洛陽少年憤激之譚則臣年且逾壯矣

加納遠生議

今天下統一法紀長養人材惟學校之途淸耳近以遼事起徵兵盜餉賦急民愁大司農苦懸磬不支開一切加納例賣官歷級舉前世苟且之法無不舉行亦不得已權計耳乃戶垣條疏忽有加納遠生一欵凡富民子弟輸一百金入縣官卽許列名學校與諸

生一體赴考嗟乎短士氣壞法紀一至此乎夫海內之抱才負穎與白頭攻苦書史之士時命偶舛孤寒寡援愁歎牖下者何限今使銅臭白丁以百金而岸然在縫掖之列是富民皆儒而學宮爲市也語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與孔子惜繁纓之意不大剌謬耶且納者竟赴布政司而後移手本學道則

朝廷督學官職掌何事余請撫按兩臺亟疏停止或以初奉旨不得擅停隨出示自今上納者郡縣官不得給文竟赴藩司先申文學道并本生年貌同稟

生結狀投遞如係身無過犯聽本道面試文理稍通者方許寄名附學候歲考定奪然後知會藩司許其上納則亦不禁之禁少伸士氣矣夫遴生之名亦非有志者所甘也

宗室科目議

高皇帝天潢之派日演日繁　宗室子弟祿食不贍其才者不得借有司薦奮身功名上之寄情詩文翰墨抗顏千秋不則耗之聲色狗馬游俠為群其氣將驕不可制庸人不得借齊民之業以代租稅迫而饑

寒又迫于無所之則有黠驁不可知之事官府弗能
束管理弗能諭也余觀江右往往見告則天下　宗
藩可知易窮則變寧無道以處此荆公有言祖宗親
盡則祧而况子孫今使無爵庶人一體齊民俾作生
業則資身有策人樂爲善而才者就試有司班章縫
之列一體應試高等者予以廩貢幸而遇則登賢書
効一官則才不才各有所藉俱足以代祿之需今江
右之膠庠亦既濟濟幾百人矣河南中式與江省中
式者有人矣而諸生輩吹噢以侵其廩今科貢之數

為言論者難之余謂
朝廷愛養人才而破格以待　宗室之子弟不失爲
親親賢賢之盛典也　宗室能文章者即予之廩以
次貢而以鄉賢書薦何不可者但此一人耳無二藏
則無兼俸其領宗祿者第予以廩生名色俾得入貢
而食廩者不得更支祿輪貢期必若干年國家即爲
宗室增此一士而不侵本學諸生之名額鄉薦時被
升者亦爲　宗室增此一士而不使通省諸生之名
額至于任職支俸矣亦不得兼支祿其以禮致仕不

以賄賂敗者仍許支應得宗祿以養其廉而一宗室中有黠悍不馴子弟自管理外仍委以照本支一派嚴分訓之責則既可以代祿之窮無煩度支可以育才展其用益固維城可以弼教錫其類無虞悍暴一舉而三善備法莫良于此矣至于宗學官不必添設即于郡縣博士分隸俾與諸生相摩相蕩亦教化之務也

以上二議予督學江西府曾聞于兩臺欲其疏聞而文武場執學不逞兩臺遲回未舉予計以所職

掌疏請亡何轉官湖西即引身歸田不遂行書此

以俟後之掌學政者存一公案庶遠生今必止而

于室室廪食科貢之議未知行否也時萬曆戊午

論

漢高祖論

漢高帝起微細善任使平一海内三代以降未有若

斯之明大計者也而獨暗於吕氏身後之禍何也夫

亦事變未形明有所不及帝亦不能懸斷而蚤除之

耳蘇子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吕氏之禍也

夫呂氏之權熾於惠帝之末年呂后固怏怏泣不下平勃蓋假之以寬其心計脫目前之禍而於國家大事姑置弗論是勃者危劉氏者也則帝安能前知其子之必死而有呂氏之禍出耶帝既知其禍胡不即去呂后而復屬之遲回却顧之周勃以危之帝所謂天下之至愚者也必不然也余曰帝之以太尉屬勃也蓋慮孝惠仁弱恐狡猾之臣得弄竊其間而特以厚重少文者鎮之固不知孝惠之蚤夭而其禍之至於此也其不去呂后何也藴子曰為惠帝計也余覽

巳事古之賢聖之君誠慮其子幼冲爲宗廟社稷危
則必托之於忠碩老成之臣如武王之畀周公幷後
主所以委諸葛武侯者計不出此而乃以艱難辛苦
之天下傳之六尺之孤而置之於婦人女子之手使
之專擅國政以成莫大之變茲又天下之至愚者矣
余日帝之不去呂后也呂氏之罪狀未彰也且帝爲
布衣時呂后所與帝共甘苦者罪狀未彰而遽逆誅
其意舉其素所共甘苦之主后一朝而棄之則呂氏
必有所不堪而且示天下薄也是乃帝所以不去呂

后者也蘇子曰呂后既不可去故殺樊噲以削呂氏之黨以損其權噫又不然帝素猜忌當時功臣如淮陰侯蕭相國等所共提劍而有天下者皆誅殺之不以爲難彼其於呂氏未嘗有瓜葛之帶也而獨噲也乎噲死而產祿起劉氏未嘗不危也帝安能盡呂姓而族之乎不去呂后而削呂黨是不除其根而斬其枝何不使之無病而第使其病之不至於殺人且是時非王陵正色朱虛侯委身仗義而徒臨期嘗試於左袒右袒之間則其病亦必至於殺人而後已帝何

愚而少識一至此耶故謂呂氏之禍出於高帝明見之所不及則不足以重高帝之過蘇子所論揑其虛而遮其實此文人之曲說也夫不謀諸大臣而私竊之呂后不得其人如周公武侯者而托之厚重少文之周勃是以不瘳之疾投諸庸醫之手其不至於殺傷人者幸也

毀論上

聖人非無毀也非必有毀見聖人也亦非必因毀而勤脩之之謂聖人也東山之詠祟侯之譖子西之沮

非聖人被之與毀以名生者也名以衰世立者也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其奚毀之有名歸之而不能辭好
名而名不歸兩相憂而毀生焉然聖人不求名也因
名而得毀聖人之遭有不幸也非必毀而後見聖人
也德脩而謗興道高而毀來衰世之言也責己也重
以周待人也輕以約而以爲是足以無毀乎此非韓
子之言也君子有三自反也曰我必不仁必無禮必
不忠是因毀而勤脩之者也是猶以毀動者也曰此
亦妄人也已與禽獸奚擇哉其猶以意勝者耶非聖

人之言也聖人不憐而教之則明誅之烏忍妄入禽獸而置之也蓋夫子之言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夫不見知則無能名之又烏能毀之不悔故涅而不淄

毀論下

古之擅道術者未有不得名者也得名者未有不得毀者也名與毀世之所立也擅道術者不與也佛氏而聖者名之曰寂滅而天下以爲無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道也老氏而聖者名之曰淸淨而天下以爲翕張取予之間有陰謀在也吾儒出而名之曰

中正而道德仁義禮樂立焉然而曰黨曰諂曰佞當孔子之身已不能免矣蓋莊氏之言曰名者實之賓也余則曰毀者名之仇也賓者外之也無心而至者也仇則有心敵之者也無實故無名無毀名之曰庸人辱莫甚焉立乎無名無毀之間聖人目之曰鄉愿鄉愿德之賊也厲則委之賊則亂之使天下莫得而聽睹以趨於亾則聖人復生焉而名立世復有甘心者矣

陳平

曲逆侯出奇計者六而天下莫不多其智也寓庸子
曰此智盜也能陰而不陽竊人之有以爲巳有也何
以明之彼棄魏而楚而漢以護軍爲市而竊其金也
滎陽之危以反間得脫然而黃金四萬斤漢王與之
而不問出入也則又以滎陽爲市也漢王怒淮陰侯
之請王也躡漢王而卒許之又竊於良以爲功者也
淮陰侯無反而不足煩雲夢也誠反而以兵襲雲夢
郎名之不來名之來無反明矣而因禽之則又竊淮
陰侯以爲功者也開平城之圍有大功焉昔者張儀

不詐鄭袖乎則張儀之智也斬樊噲而以身幸呂后而罷宿衛也聽王諸呂而漢幾亂此又竊漢以結於呂氏也徵王陵徵朱虛侯平安劉乎呂后不及太尉不得入北軍平安劉乎呂王而竊漢漢畱而竊平呂以為功錢穀訟獄之弗知又竊丞相而顓之免絳侯蓋平之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平亦自醜其智也夫竊物者夜行而晝伏欺人所不見而負之以走平之智類是乎然能愚天下之人奇其計與子房並稱而竊智名也故曰智盜也

馮異

漢亂王郎盜名字振動燕趙間滹沱之役光武躡虎尾矣會天幸得脫而馮將軍一則上豆粥再則進麥飯呼吸相護於顛沛流離之際世輒引子輿氏饑餓忍性之論而謂光武君臣能以艱難振高帝之業此三尺豎儒能言之夫同舟而遭風波即仇讐必以援主臣一飯猥云厚意而帝他日亦稱報哉嗟乎余于是不多馮將軍而多帝也嘗私爲之說曰高皇才大而御將以術郎豁達披瀝往往多英雄欺人之言光

武才畧而御將以意其安反側釋危疑不可謂盡去一切之術要之皆赤心也故爲高皇將而危爲光武將而全於馮將軍麥飯知之何者馮將軍功所與帝冐矢石披荆棘與鄧寇相上下者王郎赤眉之戰爲多關中三輔其良弓走狗之地也卽如脫滹沱而北其最得著者在馳信都之援而沾沾以麥飯與哉馮之麥飯鄧之爇火皆余所謂同舟而遭風波以相援者也曷足多乎然則帝也若之何而以此爲厚意也蓋關中之功大而權重成都人上書至言百姓歸心

號稱咸陽王則爲馮將軍者亦危矣帝即以章示異下詔開慰寬然片語得無外釋而內生猜乎即帝衷無他能令馮將軍渙然氷釋安枕而享富貴哉故於其自長安入朝謂公卿曰此吾起兵時主簿也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帝之意若曰吾一飯不忘而況乎從河以北戰關中而鎮三輔者之功乎則豈非君臣而父子者哉是帝所以釋嫌疑安危懼而全馮將軍者也夫高皇之淮陰越布功不下馮將軍矣一言告反而縶之醢之乃馮將軍

以一麥飯而保妻子無恙也則豈非所御者之心術殊哉故曰爲高皇將而危爲光武將而全於爲將軍麥飯知之否則以光武君臣而謂其以一飯相報有市心也乎

聖人人倫之至　　戊戌會試

聖人未嘗爲異於天下人也卽以其屬乎天下人者詣其至故其道常尊而其法常立夫天下人盡人也天下人跂而望聖人又甚踔絶瓌瑰也謂聖人而無異人則不稱聖顧天下方以踔絶瓌瑰者望聖人而

聖人者藉令有瑰意琦行越人倫常者而自爲一楷模型范以驚愚詭智則天下必以聖人爲不情之人不軌之物而聖人之道亦烏足以行于世而其法亦不尊夫惟絜人于倫絜人倫于至天下人可至而不知至知至而不能至而聖人至焉聖人之道于是乎若規圓矩方天下在其範而乃道尊而乃法立而乃號之曰人極善哉乎孟氏推言之也夫天地剖分之有生人久矣陰陽摶之水火息之混沌開而英秀出命曰人之靈目營耳察手持足行毛眩屬離百骸胲

存命曰人之形甘食美居被衣戴冠味觸聲應悲愉相煦姚佚啓態命曰人之情若然者聖人固無以自爲詭異于天下人也而胡獨儼然尊稱之曰聖人且夫百人之特千人之英萬人之傑則此百千萬人者必相與震而駭之爲非常人而況聖人者擅神明妙不測邁往古亙來茲又非止英特奇傑非常之稱也彼其靈何以通形何以托情何以致何淆何爲何證何得而鴻鉅懿鑠之若是曰人倫而已夫人倫者人之倫也聖人非有以異也相生而爲父子相臨而爲

君臣相得而爲兄弟相偶而爲夫婦相結而爲朋友之交世之人亦猶之聖人也聖人卽欲自爲異亦不可得也顧世皆憒憒聖獨聕聕世皆泄泄聖獨亹亹世皆一察聖獨大全世皆膠固而墨守聖獨運化而稱變又其甚者樂而逆之以爲寂苦而殉之以爲節晝而執之以爲經而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文之以禮樂以篤父子以隆君臣以親兄弟以偕夫婦以信朋友敦之庸之綱之紀之秩叙之參伍之觀其會行其通執其中稱其權極其變還其常迫乎所不得已

而行乎所自至是故子可以舍君可以伐兄可以誅婦可以棄友可以絶聖人内不媿神明外不恤物議信寸心而質千古而天下人之爲父子爲君臣爲兄弟夫婦朋友稱性以應物易地而合道以求無失乎其爲人亦不過如是而止即欲毫末增之不得即欲毫末減之不得聖人者若規規圓若矩矩方而離朱之明般倕之巧以及天下之庸工拙匠俱不得以意出入故曰至也故世皆以習移形以形滑情以情汨靈而聖人以人之倫篤其情以人之倫充其形以人

之倫徹其靈不習而利無爲而成故曰至也辟行者于家然衆人弱喪賢者息肩聖人直于其至者至之而已故天地冒人以形範人以倫聖人者代出而遞爲之君而還以爲人倫範上爲皇王下爲玄素千聖萬古匹夫匹婦靡不繇也故曰至也堯舜之道人倫而已彼其遜五品開萬類錫皇極位三才溈茂勳華薰蒸泰和天下僉稱曰至治蕩蕩巍巍無名無爲天下僉稱曰至德而孰知皆自人倫之至出天下人固日囿于其規矩中戴圜履方而特不自知者哉夫舉

人倫之至稱聖人舉聖人稱堯舜則聖人豈神師天帝玄邈寥絶于人間世而人倫者亦豈天降地出之物乎奈之何當戰國之末流其君臣相習爲縱橫捭闔兵戈之言舉人倫而弁髦之而又有楊墨二氏者以無父無君之術塗民耳目天下眘眘大亂故孟氏不得已挈聖人人倫之説而救之也夫孟氏道性善者也性無聲臭善無象跡吾不可以舉似天下人必以吾説爲幽眇而不可信于是乎亟稱人倫人倫又慮其湮汨不信而必稱堯舜若曰匪堯舜則桀紂矣

匪人倫則夷狄禽獸矣孟氏之心悲矣嗚呼微則爲
性顯則爲人倫治則爲堯舜亂則爲戰國夫微顯治
亂之機胡自而起聖人胡自而作孔子曰心之精神
謂之聖蓋所以至者歟

勝兵先勝而後戰　戊午江西武錄

夫兵國之衛也戰兵之事也勝戰之氣也戰而不勝
于國爲凶危于民爲破殘國君何利焉然而有所以
定于戰之先者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坐廟堂之上制
薄海之命提一掬之徽幟萬里之外不可不知也故

明于勝負之形者不可惑以吉凶明于先後之幾者不可惑以勝負故知勝之爲勝非勝也知勝之所以先斯勝巳三代而下淳悶遠而兵事日煩夫業巳在干戈戰陣之中而甘危亡樂禍敗此必土木偶人無爪牙血氣之屬而後可吾知其必不然也故國以畜兵兵以鼓戰戰以决勝勝以安國而保民無他謬巧焉曰先而巳矣勝兵先勝而後戰至矣乎孫子之言兵也其知幾乎今夫時雨降而出雲蟄蟲啓而奮雷木葉落而驚秋候鴈北而知春天地萬物之情朋于

陰開于陽生乎機殺乎機莫不有先也況于兵者有形之物人命生殺之關而國家安危存亾之立見者乎故人主而不用兵則已既相率而兵之疇不好勝而恥負夫既好勝而恥負而不知先之爲筭有不以人之國僥倖而以身嘗試于鋒刃劍戟之衝者鮮矣故國家戒忿兵戒貪兵戒驕兵戒窮兵不輕用兵不易言兵而惟務勝兵勝兵者非其戰之謂也又非其不必戰之謂也幾定于先而勝乎朝廷立乎不敗之地也是謂廟算明君良將動而萬全恆必由之乃世

俗之貿戰勝者我知之矣曰彼天奪其鑒而吾精占候相時日則勝彼地失其利而吾表裏河山襟帶江海則勝彼國廩虛倉箱竭而吾粟紅貫朽積倉裹糧則勝彼智算少士臣怯吾信臣精卒謀臣智士則勝而庸知夫時者所乘也有如焚蓍而辟風雨決筴而興甲子者先之敗矣地者所爭也有如據成皋依北山上荆門者先之敗矣食者所天也有如發鉅橋守敖倉決洛口者先之敗矣甲兵之雄也而無能無制彼不階尺土不煩一旅不爲天下往乎吾謀之集也

而自智自賢彼左車之策不行田豐之計不納不爲敵國資乎古今以來英雄之困而千慮一失庸夫之倖而千慮一得豈必千里之外易世之後哉微乎微乎毫釐之間始哉始哉呼吸之際所爭不多先之一言而已矣故勝有在于十年之前生聚之教訓之者越鴟夷子是也勝有在于數歲之前期月可望屯金城制羌虜漢趙營平是也勝在于日月之前者三月而破吳楚旬日而至郃陽是也勝有在于晨夕之前者夜而幟拔曉而營立者是也俊傑識時如此類者

甚多此非可以一人一時一事更僕而數之也是故或增或減之弱之強或遠或近之變之常或淹或速若翕若張用伏用間自陰自陽或亂而取或誘而降出不意而攻無備堅壁立而誤多方無有後而獲勝罔有先而不昌鬼神之所莫知而自神自鬼天地之所未起而潛天潛地王者不得則不王霸者不得則不伯強者不得則不強王可以不先戰而勝孟津之師可不觀也伯可以不先戰而勝內政之脩可不設也強可以不先戰而勝遠交之攻之計可不用也陸

中計畫鼎足以立築壇數語秦項以誅仲華杖策而
攀附景略捫虱而高談豈在勝負既判搶攘甫定之
秋哉故曰太上伐謀王者貴謀而賤戰兵以計為本
此先勝而戰之說也如奕棋然先手者勝如馳馬然
先御者勝如發弩者然先審括者勝若髮之繫鈞若
磁之引鐵若水之決濶若走狗之獵兎若饑鷹之攫
食若呼之隨吸而響之荅聲至矣哉先之為言也行
變化而妙神明譚勝兵者其孰有能越此者乎雖然
兵先戰也戰先勝也而先之先勝之勝者何居有黠

妍媸于鏡中則明不現縣輕重于衡側則權不定介成敗得失于胷中則應不靈故善戰者處靜以觀動函虛以御實居無事而行有事無彼巳之形而知彼巳故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征則無敵其凝也神一其過也化行故善萬物而不爭天下卒莫與爭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先之先勝之勝也嗚呼此豈兵家之所能知也哉

寓林集卷之二十一

寓林集卷之二十二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策

第一問 法祖

戊戌會試

自王安石以祖宗不足法之說詿誤人主而拘儒小生語更弦易轍之舉以為長亂生事不可聞于君上愚以為不然也仲尼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趙奢善將兵而趙括讀其書壘守之以敗以此語法祖似之而非者也則明問所謂神理之論是也夫神

理者非天降非地出非一人私智非一家私藏會于情參于變耦于時通于理而妙于神其端幽眇不可見而其幾徵時相往來要以治世安民釀泰寧保危亾而巳古今祖孫一物也嗟乎世寧有肯越祖宗而可爲子孫計者哉顧有似之而不似有不似之而似有有似有不似而時似之者夫誠運于神理之符當其似即五帝三王綿邈千載上而不間況吾祖乎如其非即二人之身一時之法而再三五六易可也則善法祖者也哉　高皇帝開闢區宇功德冠千古無

兩其創業垂世與漢高同而永樂洪熈以來爲　宣廟之寛爲　憲廟之静爲　孝廟之深仁厚澤大略與漢之文景清静恭儉者同而粹白精宏之理過之蓋至　肅皇帝若嚴霜威而雷霆振燗然又一變矣然當搶攘治平之後不爲清政寛仁不可承正德之敝人玩法輕不爲嚴肅振刷不可蓋　肅皇于　列祖所謂不似之而神理似者也　皇上纘基御曆二十餘禩矣聽覩無進大小必攬或者竊近似之跡疑于法　肅皇而愚以爲不盡然也當嘉靖時一喜卽

愉快一世一怒即讋懾一世所寵即羣臣莫敢望所
詠即羣臣莫敢請虜不得搖邊陲倭不得搖海上强
臣奸宦不得搖廟算天下賢才未必盡用而用者無
不展之氣無不畢之願　皇上不盡然也優容似寛
而剴直伏于下寮賢智滯于草澤則似未寛深居無
爲似靜而芟夷苛于左右誅求畢于山海則似未靜
十年以前總覽似嚴肅而十年以後智細于淵察意
弛于綱漏即國之神奸大猾尚寛在宥又不盡似肅
竊謂充之　皇上之神聖可以無所不似而今尚未歸

于漢文而充國忠言顧能奪之于漢宣充國非獨以
言也彼其請屯置簿刻日報月功見言信可以訖參
取償而今海内多尋上疏請纓者比比而是而付托
之效索之備綿介胄中有與充國埒者乎若此又何
怪乎言計不見用也故竭才致用一術也從容處說
不可觸冒觝牾不可言事一不合窮而無所入吾乃
匿其非而飾讒君上又可乎納之于牖還之于巷引
其明撥樞而動動無不開彼魏徵之獻替梁公之周
旋察主淫辟猶相感諭而況　明明之后有敢豐部

而捲日中者乎故因機用導一術也如是故人主曉然知人臣有爲之益而吾可以享無爲之安故有言必俞有功必收臣不失分而主不失道臣不失職而主不失權何忤于乾剛何傷于責難哉然長孫無忌唐貴戚臣也王旦宋諠士也一爲貨賄所餌而卒不能救廢后之釁天書之誕故惟無欲之臣乃可以行三術此伊呂匡扶之略也

第三問　用士

語曰大廈之材非一木之枝也千金之裘非一狐之

腋也太平之理非一士之略也夫天下無士誰與共
天下哉古今語道術才猶冠絶百代者孰與周姬公
漢武侯彼且一沐三握一食三吐開誠布公集思廣
益載質而通謁者絡繹不絶豈其好爲俯躬磬折博
撝謙之虛名隆下士之浮譽哉得士則昌失士則亾
貴士則安賤士則危安危存亾之原在士趨舍故不
難以其心爲谿谷而以其身爲臣虜夫王介甫驁桀
之材也李文饒褊狹之士也長平武夫乎淳同世而
責名聲人也安世師德垢穢自甘者也安足論哉山

羊二王醇穆好修彼未嘗不須爲士直不欲以虛名
爲天下招而激之兢也夫有聚私門則有散公門有
渙小羣則有成大羣不可謂法家言與吾儒之説相
刺謬然滄海爲王不辭百谷明鏡爲光不疲屢照氷
水爲鑑不避妍媸士君子欲匡朝定國戮力時艱柰
何避阿世之嫌違吐握之節而失天下豪傑鄉往之
心乎第賢者得士端而不肖者邪賢者得士清而不
肖者汚賢者得士眞而不肖者僞賢者得士平而不
肖者激羶慕蟻附俛仰鼻息其名曰汚背公成黨任

俠好氣其名曰邪揮麈清虛擊壺慨慷其名曰侈諸
門標戶雌黃交譏其名曰激夫至于激而爲名愈高
爲禍愈烈士受錮而國受殃東漢末唐牛李宋洛蜀
可鑒巳得士如此不如無士此爵者王李所非也然
士讀天下書懷奇負俊修之輿業著之巖廊其甘爲
沉淵虀坯犒寂巖穴者幾人其能色舉神飛高翔霄
漢者幾人彼其贓輌磊落之氣不揚眉公門則必縊
擘私室不剡之爲旂常竹帛則必激之爲清標夸節
不傾身以注我則必回面以向彼勢也嗟乎天實生

士爲天下用而大臣者既以身任天下之重乃疏士不用棄士不納使賢材不畢其技廟堂不收其勲而甚且使之易面回心肝膽楚越化蕙荃爲荆棘以傾皇路搖海内天下亦何貴于若人爲哉無論平世昔者僞周之朝唐室幾覆狄梁公薦張柬之爲相而吉頊諸人相與立夾日虞淵之功當是時天下之小才纖智不少若而人而至引蘇模稜與柬之同薦武后乃狎其易與而柬之輩亦遂得深入而無所忌以徐爲之謀古大臣爲國忠計不惟不避薦士名而亦不

避薦匪人誘以妙其用如此夫至于模稜可用而天下無不可用之士此周公所以吐哺握髮而不倦者也

第四問 夷夆

天下猶奕碁也奕豈有常勝之局亦豈有常負之局哉善奕者度其大小輕重先後而爲之筭故一方不以一子易也大方不以小方易也全局又不以大方易也夫明聖之理舞于羽英略之主圖王會此誠不可以遙度要歸之大小輕重先後則定算之勝久矣

天下全局也西北驕虜與東南筱倭大方也緬播田黎諸酋小方也搖獞蛋蠻西南夷諸種與海外數十國以子計者也　聖主在御雄俊滿海內寧詎無憑軾東藩請纓南粵慷慨報國家之士哉顧自趙括輕秦李信易楚而賈生少年笞中行之策老成人羞言之敌觀于輕重大小先後之形定必勝之局而精于審勢審敵之論此善以國奕者也故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嘗試算之西南諸夷種與海外諸國易聚易散者也此不足置較播緬二酋法宜以撫綏為長而當

其梗則先討之使震讋而後可撫懷堅也去南我郡縣置者也封而羈之為長而有不臣則一創之不難不當絕也此猶其小者也今之大患莫重于西北之虜與東南之倭而倭尤叵測其勢方急何者虜三世拜王爵俺答黃台吉帖首受命而倭終不受封也虜性犬羊羣而來羣而往其欲在掠其利在市款我即不能空幕南令陰山哭乎顧不難委數萬金繒啗之而倭不受啗也虜飽其意去意動則復來無大狂逞心性亦不能干我土而倭智滑甚其人與中國相習

爲奸彼且飽且佚且聲且寂以伺吾瑕而疲我意復不可知也　國家所以禦虜順則羈逆則絕一歲順則一歲羈否則絕此卽未可云勝算然不甚失策所策倭也則全謬矣始以奸人相講失之輕封辱國羞朝廷甚矣頃又失之輕戰我所施兩策俱小敗敗可復惧乎遼陽天津登萊近稍稱有備然所名募兵皆白徒烏合人未可戰淮陽南北咽喉浙閩東南一大肩臂彼揚帆犯之四方且策應不支勢一搖動而虜必與之構而合諸小夷行貨閩粤亦必因而煽結以

起是動一倭而夷虜且交訌互爲難此莫大之患也當今之計宜練精兵峙糧餉堅壁清野勿與戰亦陽示之弱使易我伺可戰乃與之死戰一大創之而計久安吾寧用羈縻于虜用撫綏于諸小夷而一其全力于倭倭殲而虜氣且破諸夷亦喪魄可鞭箠使此大勝算也雖然此猶其外也師旅繁興天下騷動民不安其處士大夫多仰屋而歎吁閽無門恐天下復有陳勝張角黃巢之變成崩解之勢如此則全局敗矣雖然顧人何如耳世有于忠肅則無憂虜也有湯

信國胡少保則無憂倭世有馬項余席諸公卿則無憂諸蠻夷蓋國手而握勝局乃所稱天子守四夷固苞桑者乎

第五問　兵餉

天下未有無兵而可以戰者未有無餉而可以兵者未有無財而可以餉者夫京師十三營與天下衛所皆兵也兵胡以弱四方所轉輸民運京運並以給餉餉胡以竭其必有自矣兵所以弱者將貪也將貪則多侵牟其卒伍勢不得重簡閱故兵不得精而餉廩

則如故當其無事苟且枝梧士耽于惰而將弛于貪及有事急不可他遣其惰且貪者勢皆弗可用詩又不足行簡閱法而其貪與惰者卒不可用勢不得不名募名募廣則餉益以增而國用益不給此必然之數也今天下陸海川澤之藏與輸粟贖罪一切之法無一不納之縣官而民之脂膏亦復朘且削勢必不可復加賦箕斂千里之師百萬之衆安能枵腹而荷干戈與敵人爭一旦之命然則餉將安出而兵且安強哉鹺資馬價並貯以待邊且竭矣其不能鬼神輸

而泉海溢明甚稅榷市店鑄山穴礦一切苟且之術興支連籍沒長才詐騙富戶搖本實散良民之心非治世所宜有豈遂束手嘆無術乎愚計臨事而治標法無過節縮而患請于　上之不力也計時而治本法無過屯田而患行之不必也夫豫章苦陶秦晉三吳苦織紵隴蜀荆楚苦材今孽火災怪異迭見宮室不宜過治　上方之衣服器皿用復有餘陳陳朽蠹歲計百萬此不可稍請停減借之給軍興乎諸冗員冗食豈必削之冠紳即冠紳歲捐幾何彼金吾羽林

水衡將作之屬又不可稍一陶汰而借之給軍興乎此所謂標論也屯田之法則古今名賢未有不以此實根本富百姓足兵食殲敵人者充國困羌則屯金城諸葛再出伐魏則屯渭濱曹操聽棗祗策則屯許下羊祜伐魏則屯襄陽皆已事勝算也業已聞　俞旨行之青齊矣此天下生靈之幸而戰氣已固矣然屯之利不可卒辦而屯之法所需得人夫刻歲府廣開墾覈器具非有司不可也清豪貴之侵占課有司之勤惰不避怨不濡尾非執法不可也舉青齊而諸

方荒田可知舉營衛所屯而民間可知無方不可屯則無方之兵不可餉所耕足所食所養足所戰而形強勢壯又何憂南倭北虜四方勃發之虞哉然無屯則患貧有屯又復患將貪將貪則卒疲而屯壞屯壞則慮復還于貧而兵仍憂無餉無餉則國仍憂無兵夫惟有馬不入廐金不入懷之將而後可與制兵有食不重肉衣不重帛之相以澄主德清寵賂而後可以御將如此則計何必劉晏算何必桑孔而世亦何必洪承成弘乃稱豐美哉倘亦足以酹執事者焦心

畜艾之圖也

問善戰者必識地形而地形無越水陸兩者古之鉅鹿井陘赤壁淝水其雄也外此可稱論者幾吳越利水戰燕趙利陸戰此其遠者江以西號三楚甌粵荆吳之交水陸之衝也而饒九多水險南贛多陸阻亦有水陸互扼之區其要害何在水之用舟艦陸之用車騎當也今之哨船騎步可得其用否其器械士卒攻守之具有同有異各有宜用何居都司轄

衛所操有專閫其將領各信地演習法當於

用者有幾

高皇帝平定南北起豫章王文成回舟南昌擒寧庶

人水陸戰勝之策亦可祖而用之否昔人聚

米爲山谷圖上金城方略曾有完形而後從

事無稽之言嘗試之論不可用也若夫九地

之下變化因敵又有不可得而言者矣諸生

其以可言可用者著於篇　戊午武錄

兵有五勝地其一焉明於險易之形不失其利者武

之經也通乎九變之情不制於地者將之權也悉其經然後可以語權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則水陸錯置之區其扼塞要害不可以不講也吳越燕趙其遠者江西宅吳楚三越之中從而不廣險阻既分以四鄰爲守意者聖王興則先服天下援則後動非必爭之地然古帝王經營天下曁我

高皇帝起東南皆若以豫章爲爭地何也蓋其與鄰其者三垂之阻爾乃若其北長江灌輸吳楚而九江饒州當其折而納其滙居綰轂之會無阻塞之

樹斯亦以一面受中原者非此則三楚之形猶割而百越之貨不通句吳以南非其有也且五湖之奧彭蠡祭焉豪傑亦多以起若漢初之番君元末之僞漢皆擁其資以觀天下之勢地惡得不爭竊以爲三方之有警也大都失職轉徙之氓抽藏亾命之輩徜徉踦躡討不越乎負嵎而已今　國家泰寧長世三江清晏水無膠舟陸無敗轅似可無深慮而旱潦連歲民不堪命卽甌越無警而遼東冀北漸蠢動師旅騷擧必有備乃無患則險易之途焉得而不論設有不

逞之徒弄潢池之兵負𡸁窺之志則自南者必建瓴而下於江自北者必新關而入於湖又其黠者或由湖而陸取間道直窺留京先臣御史楊必進之言亦一慮也然則江湖者江西之大門戶一矣其三方既隧爾何也門戶者內扃一方外關乎天下卽以　明已事徵之深入而取康友諒者　高皇帝也疾出而趨留京幸而不濟者　武宗之逆濠也竊發山谷之間患苦近地卽定有淹速未聞一艇一甲爭於湖上而逸出乎江中三方之寇也故曰賊隧而已矣雖然

華林一震遂破瑞州桶岡洣頭諸寇延乎楚粤之境地方千餘里至發大同及廣西岑猛兵始議開督府虔中以鎮壓之事頗不微淺然則承平之所備者盜爾亦安可忽焉而不講哉夫語水險曰饒九語陸阻曰南贛矣陸阻者非獨南贛有之也南昌之武寧靖安寧州越南康所屬而西遂爲西境武昌其鄰矣而東引奉新南折高安多祟山窅谷斯亦一阨隧也正德致討於華林爲屢剿戍於銅鼓斯其效已進西而南袁州之萬載萍鄉與醴墳衍接乎長沙亦一阨隧

也又由是而南南安界乎南雄贛州界乎汀惠盜賊爲劇則龍南之東桃信豐之平岡興國之游砦皆阨隧也而雩都會昌尤爲閩粵衝兵寇之興必不得閒關而高桃也由是而東撫州建昌廣信雖陸通閩浙水會鄱湖昔不聞其劇乃進東而北則饒州萬年之桃源深密沃茂故稱盜窟正德間夷以爲縣者也此猶曰桶岡高砂橫峰之屬內梗而已越而西北則九江之瑞昌層岡險磧西連大冶又一阨隧也然則饒九之與南昌水險矣而陸阻兼焉南贛陸阻也而水

陸互扼亦必歸之何也曩所慮嶺海之寇下章貢而趨江不可不過也權一方之劇易明深山之警七大澤之警三察大勢而稽往烈則陸戰未有聞其雄者南瑞不靖雖嘗動邊兵命卿將師大而賊小猶竊駭之乃若僞漢逆濠芟夷平定之皆在彭蠡章貢間水戰則可謂雄也已夫兩戰勢異而法一焉唐李靖曰兵法卽千萬言惟致人而不致於人一語盡之致之術有二使其入矣而不能不出而與我道者　高皇帝之致僞漢是也蓋友諒方圍南昌不下堅城在內

大兵在外肯坐而成禽乎故其計不能不出惟出也
而我師武臣力爲不再舉之役深入焱𣃁鮮不克矣
使其出矣而不能不入而與我逆者王文成之致逆
濠是也蓋濠方攻安慶不克堅城在外太兵在內亦
肯坐而成禽乎故其計不能不入惟入也而我彩旍
勢禁使無復歸之路乘其懼而遏其窮若釜魚檻獸
然故曰致人之法一也明乎法者水陸亦何異之有
文成陸戰之策其擒寧庶人未之用其平桶岡浰頭
則用之彼分兵數道先克橫水左溪兩大寨分捕其

寇二十餘所而後乃夾攻桶岡誘破浰頭彼腹背受敵不能走而西連橫水不必致而已取諸其懷矣嗟乎山川存而事往執事有意乎　高帝文成之略欲相祖用意教多上以法則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萬世不易也其戰之雄班班史冊者夫人而能言之吳楚昔稱水戰江西以水事著者亦屢屢言之豫章湓口等戰其遠者漢武帝有事南越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橫浦以趨番禺蓋取道而已而世未聞稱說之者南贛扼水陸江湖爲門戶益徵於此矣若夫器

械士卒教令攻守之備無問水事陸事烏得而弗講

士卒者所與踰高赴深者也器械者舟楫車騎五兵

也教令者練習也三物具而士卒之長技將帥之勝

塲備矣江南非車騎之地陸事寡水事衆今欲講險

野之車制寓軍興於却馬乎徒爲人士所迂笑惟練

步卒備水軍至急然湖口增設一軍而以九江關稅

之羨製戰船百艘非無議者也而以爲塡衛所暨各

汛地兵非不操練也而以爲文夫所備在水而諸舟

艦絕江浮海平乘走舸之屬何在所熟練在教令而

古五行六花魚麗鵝鸛諸陣法孰習所仗在器械而戈矛刀戟劒盾弓弩銅梃火器之手射必貫刺必入所當必折所觸必碎者孰技別而耦比彼夫水上習之而車徒用之者幾于塵飯土偶耳何益乎夫今天下不爲無事矣有事而奈何無兵憶逆濠之始出也文成倉卒檄郡縣兵會於臨江刻日而至雖其聲義於忠憤諜速於鬼神乃郡縣則猶有兵矣而今何如哉諸郡縣精常兵第以佚文書往來與勾呼奔走之役未嘗操弓矢持戈楯也閩十三郡兵不過二萬餘

人而省會所屯聚主兵浙兵軍兵額不滿千六百人
季輪巡湖兵出各信地六百名而羨其存操者無千
人內老弱十之三非盡精強也都閫轄衛所衛所轄
隊長什伍名相攝耳而又督理之以郡軍驗查黜賞
罰閫衛不能有其權彼其于兵若市儈游民然不相
習也雖有劍戟弓馬車騎之術誰爲訓而練之哨船
各以水寨狹定兵多少然僅供遊徼具旗號相聲援
耳江湖寇盜不聞有縛致截殺者陸地守城堡供官
府旌旄旗鼓之飾嘗試問千夫百夫長各梟驍膽悍

勇卒姓名幾何人則舌舉而不下可謂有兵乎各要

害亾論樓櫓不備壯馬不畜即所稱走舸輕騎十不

具一而刀戟劍楯朽鈍而不堪用炮箭噴筒比于一

吷即水陸操演等之狙猿之弄兒童之戲亦未實行

夫挑精銳汰老細懲惰窳之法而又安得有兵乎明

問所及器械士卒攻守之具操演之法水陸所宜用

以愚生所窺總歸之無備不可得而同異之也故曰

綠步卒備水軍急也夫使有兵而擇將有將而據地

因地而設形因形而用奇即闔閭舟楫之鄉舍而入

大隧之沮可孟德戎馬之區去而乘江陵之險亦可彼夫項王酣戰於鉅鹿淮陰背水於井陘周郎破曹於赤壁謝玄却敵於淝水神而明之所謂變化九地之下此將權也臨敵妙用奇正無窮亦何得而預言之哉生之竭一得陳水陸之備不過如此至足兵食固根本防崩解之漸關於　廟議在伏波聚山答營乎圖方略之先當事者審討之猶未敢盡吐焉

問太公論將有五材而寇以勇其論勇士十有一勇以外無可舉與曹劌之言曰戰勇氣也

是勇氣者何繇而生孫子曰殺敵者怒也則生於怒與三代而後古名將之善用怒者幾人夫兵家所恃惟飽待饑強克弱衆御寡壯銳殲老病吉祥銷禍敗反是者凶而善用怒者反之亦勝其事可指歟

國家履全盛承平之日長往者島夷播酋寧夏之役所向獻捷頃遼左告急

主上坐深宮未見赫然震動也第令徵兵籌餉當事者日焦苦不足名宿將數輩赴關逡巡不前

項雖襲殺袁以首功告捷然潛出疾入未聞堂堂正正鼓行而前豈將弗勇與抑將將者未能使之勇與夫一怒安民文武兢烈

赫聲濯靈所以激怒將士而振其勇者安在江右三楚之氣稱慓敢諸生所蓄積素矣其慷慨言之毋遜

戊午武錄

天下之人未有生而無氣者也未有生而無心與膽者也怒生于心決于膽而作于氣自非木石灰槁一觸於怒必有所鬱勃憤盈而不能已凡毛髮爪距之

倫皆然而况戰乎曹劌之言曰戰勇氣也然氣之瀰漫而橫發取決于膽膽爲怒是鼓氣之橐籥鼓十人之氣爲百人之用鼓百人之氣爲千萬人之用此將能也人而無氣雖有忠義之懷等于尫羸百萬之衆等于樗散而况乎忠衰兵惰者乎故人主不怒無以策將將不怒無以勵士卒士卒不怒無以破敵孫子曰殺敵者怒也怒之爲用大矣哉略言之似吽號咆哮一武夫力士之粗精之則神鼓舞通呼吸貫金石動天地提百萬之衆如小兒而九閽之上萬里之外

如一席執事之言曰勇氣何繇而生愚以爲生于怒者是氣翕也三代以來名材大將其孰能踰之太公論將有五材曰智仁信忠而冠以勇其論練士自敢死而待命凡十有一而總統之大勇皆是一怒之用挺爲智仁信忠分爲十有一張設輕重萬竅俱發命曰氣機非勇之外更有一物可參而別有權以撓之也今夫以鄉飲酒之禮禮軍市以揖讓之容救焚溺以懲忿戒鬭之理劃天下武夫力士摧鋒陷陣之氣此天下至迂腐漫漶之人也而可與論將乎吾之名

將不可勝數夷考其跡所以用怒者遲斂沉浮不同量俱以氣決膽略見稱衛社稷之靈弘撻伐之威垂竹帛之業未有慨慨碌碌而僥倖萬一者也故將惟能怒者有膽有膽者有氣有氣者戰勝此不必帶甲數十萬也不必河山表裏而踞其雄也不必糗糧宿飽也亦不必皆壯鋭之卒吉祥之徵而乘勝長驅之捷也亦不必其有一劍之授三錫之寵也有弱可強寡可衆老可壯病可起饑可飽災可祥毀可功專擅可以立威者何以明其然也漢李廣以四千騎破左

索索乎若大厦之傾而纍卵之危何也先以爲非以
兵餉也直以氣耳非以氣也直以膽耳以怒耳夫惟
心怒則膽决膽决則氣壯氣壯則威揚故可以轉輕
寡厓弱而爲鷙悍勇敢繇前所言曹劌李嗣業之流
夫豈有四目兩口異乎凡人也哉昔者樂毅拔齊七
十餘城惟莒卽墨未下田單因燕人急借以怒激齊
人乃嗾燕人劓齊降卒置前行而齊人見者皆怒又
嗾燕人掘城外塚墓燒死人卽墨人望見皆涕泣欲
出戰其怒十倍乃以壯士五千人驅火牛走燕軍燕

軍驚潰遂夷殺其將騎刦而七十餘城皆復爲齊然則五千人七十餘城皆以單一怒而振奮踊距起今所集諸道兵數萬盡出五千人下而方張初集之銳氣乃不足以當昔人幾敗瘡痍之孤城乎生所太息于凶怒者此也然而非凶怒也無所以使之怒者何也天下一身　主上者心也文武將吏四肢百骸也心一怒而後手足振踴骨裂髮豎戟髯奮張今　主上方在寂然不動之時叩之不應撼之不驚急則出一二　旨答羣下之請耳而拊髀思帥者何人前箸

韓畫者何人士卒暴露于外爲　國家禦強虜而内帑朽蠹尚吝一毛諸將吏前此誤敗與今此之逗遛逡巡者曾未置之于理頃雖逮一憊帥而尚俟勘奏不即正法如是而望大將能奉威令如古之戮嬖臣戮愛姬斬士之不用命者乎士卒有喜而趨距憤而流涕惟上所驅赴者乎此皆必不可得者也何者心不奮發則神氣不振神氣不振則骨節皆痿是以策之而不赴作之而不起舉國皇皇無不談虜色變而出關諸將自陷清河以後惟聞報一再殺虜百餘人

上首功幕府俊爲奇捷然以掩襲取之又以百餘人而致一級不聞交鋒大創也合諸路之兵幾數萬所發糧餉亦數十萬未至大亾藉貸而大臣卽失睢陽張許之願大將卽有驅羊鬭虎之恐萬一夷虜至于交訌兵餉果至乏絶城邑披靡軍徒破傷將直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耶生所謂人主不怒無以策將將不怒無以勵士卒士卒不怒無以破敵者此也故曰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怒刑則百姓之互相侵也立見人主不怒則何以磨礪智勇是

寧區宇鞭笞四夷大臣業已奉廟算受命疆埸賞于
祖戮于社惟　天子之威靈在而臨幺麽之小醜遭
衝突之小創卽相顧錯愕幾乎不可奈何之地嗚呼
其亦不勇之甚矣雖然怒逆德也亦顧所以用之怒
以敵生毒天下而民從之則順道也文武之師秦皇
漢武之兵不啻烈霜之與毒霧喑啞叱咤之雄與薄
伐張皇之威不啻砲火之與雷霆大都怒在安民而
以敵生則成怒在悁憤而以忿生則敗昔者張睢陽
每與賊戰齒皆碎裂恨不生啖虜胡景略與趙祖悅

姦惡志在陷害亦怒齧其齒流血嗟乎此其怒豈可同日而語哉若夫辱巾幗而不動數嫚罵激挑而不出其靜如山其發如霆此又以不怒而善怒之用所謂至勇伏于至怯者也匹夫之剛一劒之任祗敗乃國事而爲豪傑所嗤笑曷足貴乎僞太公所論將寇勇于五材之上者其指如是乎故曰用人之勇去其怒與殺敵者怒論者宜兩存焉而生以爲今日之事勢求一怒焉已矣